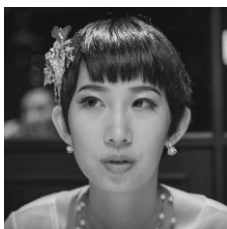


小說組 | 首獎

李璐

〈辭土〉



個人簡歷 |

一九九〇年生，喜歡酪梨。

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所碩士，主修劇本創作。

入圍 2017 臺灣文學劇本金典獎，曾獲臺北文學獎、新北文學獎、林榮三文學獎等。

劇本《南十字星》即將出版。

得獎感言 |

本文謹獻給魏秋金醫師及「神靖丸」的醫生、醫療助手、工員及遺族。

感謝魏醫師對我的慷慨，讓我有能力去述說更多這樣的故事。但願我們都能知曉戰爭，也因此珍愛和平。

他在破曉前醒來，赤腳步向神明廳，點香辭別天地、神明、祖先。他邁開步伐，走向前院的診所，陽光濛濛穿過百葉窗，前一夜寫的俳句還留在紙上，連窗框上的灰塵都安妥留在原處，他轉身穿過一整家人生活的屋，走向後院，妻手栽的梔子花已經比他高了，遠遠地逸散出濃甜的香氣。

船笛鳴響。年輕時他和許多同業被集合在高雄港，他們被允許每天可以在市街上遊逛三小時，於是一名新竹州的醫師提議大夥兒去照張相吧，他們穿著學生服，鏡頭對上一張張嚴肅的臉，誰都知道此去可能不再回來。

無事的時候，他喜歡站在碼頭看船隻往來，船笛在他的胸臆中鳴響，海風掠過新修短的頭髮，這時他會覺得，就算數算著日子被送去戰場，能這樣看一看海也是好的。他知道無數的工廠正在此刻忙碌著，煉油廠、造船所、軋鋼廠、肥料廠、造紙廠……他深深吸一口氣，像灰塵的氣味混著海的鹹味，他不知道那是什麼，只覺得刺鼻，又有點暈眩感，不知為何讓他覺得有點訝異，既新奇又興奮。他當初不知道這些感覺從何而來，日後想起，才認出那是工廠與城市的味道。

他走向樹籬旁的小椅坐下，等待最終要到來的時刻，船笛鳴響，這次不早也不晚，他也不會再錯過。他牢牢記得，與他失之交臂的第一艘船叫做「神靖丸」，他們從大港出發，航行幾天，他認識了全臺灣的醫師與醫科生，他們打麻將、玩牌，偶爾聊聊故鄉的事。

抵達海南島時，除了呼來喚去的日本船長和船員，威脅他們的還有僅是堪可忍受的衛生環境，發霉的竹筷和竹筒，冷的味噌湯和摻著沙粒的白飯，懸吊在船艙中，臭氣四溢的尿桶……醫生不能治自己的病，他因病疾下船，在病院療養。

他記得病院的白色窗簾和大片玻璃，他鎮日蹲在廁所，不然就是南國陽光曝曬的病床，有時極不好意思地，請看護婦為他清洗便盆。

有時命運會揀選一些人，那毫無疑問便是他，在這個無祖，無神，無天地可謝的時刻，他會懷疑自己是不是對的那個人，是否這些事情並非命運，只是僥倖加總於他？迎來了終戰七十年，他等待著船要入港，思考著自己來來回回搭了那麼多趟船，是否也該去辭別大海。

那天是「神靖丸」啟航的日子，補充了食物與飲水後，醫生向這些因病下船的傷員一一詢問，還有下痢嗎？是不是還要多待幾天？

他說謊了。於是他沒有返回那艘船上，再聽到「神靖丸」的消息，已經是戰後，他一樣站在高雄港的港邊，聽友人道出自己如何歷劫餘生。

那是在西貢附近海域，「神靖丸」的四十艘護衛艦被聯軍擊沉，最後再被兩枚魚雷分別擊中船身，船緩緩下沉，友人當時正在甲板乘涼，便跳下水去，奮勇游到岸上。大部分在船艙休息的人都死了，也有活著的人終身殘疾，友人不知是對他說，還是對自己說，真是好運啊，好運。

另一個友人就沒這麼好運了，他們見他時，彼此都是耄耋老人，他一回臺，便去了一趟火燒島，他們問他原因，他搖頭，不知道啊。他不知道自己至死都不知道原因，只是僥倖沒死在島上。

他從病房的窗看見船漸漸遠離，不知道自己是害怕戰爭，還是害怕未知，更可能是貪戀舒適的生活，不想再回到那艘總是溢滿臭氣的船。他和其他被留下的人漸漸康復，他們開始四處閒晃，在港口等船來，不知情的他們以為，「神靖丸」還會再度返航。他在港口吹著海風時又想起出發前的高雄港，軍艦進進出出，這裡就像家鄉一樣平靜，一樣還未遭受戰火的摧殘。

病院容不下這些閒人，於是他們被派往新加坡。

在船上的日子總是悠閒的，他是多餘的閒人，他走上走下，忽然發現船艙裡的貨物全是迫擊砲、子彈、槍枝……他不敢相信，走上甲板看赤十字旗，在心裡暗自祈禱不要遇到敵軍，一枚魚雷就能引爆整艘船。

他一天挨過一天，總算到達新加坡，在新加坡他亦是閒人，指揮部的長官皺眉，沒有他的資料，當然沒等到「神靖丸」。他被分配簡單的衛生工作，等待西貢司令部的命令。

只要有船入港，他就會在岸邊等待，想知道是不是「神靖丸」，大部分的人忙著把貨物搬上搬下，只有他在港口吹風，一個人走近他，「有菸嗎？」

他從胸前口袋掏出菸，遞給對方。自己是醫生的緣故，

他不碰菸酒，因此成為了各處受歡迎的人物，總會慷慨地把配給的菸分給同袍。對方點上火，這時他才有機會打量對方，他沒穿軍服，也沒穿國民服，身穿一種他沒見過的藏藍制服，讓他感覺很稀奇，年紀約大他一輪，眼角已出現了細紋。

對方長長地吐了一口菸，「謝謝，好久沒站在陸地上了。連吸菸都特別舒服。」

「你的口音很特別。」他說。

「我從臺灣來，我看你也是吧？」對方像蠶似地一點點品嚐著菸。

「我來自臺中州。」

「我是高雄州，沒想到會在這裡遇到同鄉。」對方說，把菸踩熄，「我來借電話而已，和內地聯絡事項，晚點船要開了，很高興遇見你。」

「船上掛著赤十字旗，是醫療船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醫生，」他這時才發現自己還穿著白大褂，「我是個工程師，我們要把新的汽油技術帶回內地。」

他聽了約五分鐘的汽油技術解說，聽不懂的地方比聽懂的多，大意是甘蔗可以做成酒精，酒精可以取代汽油，讓戰機飛上天空。工程師和他分享這個技術，也分享對技術的信仰——只要這技術在內地推行，必能戰勝敵軍。

在戰爭結束前，他和工程師一樣相信此事。

戰爭結束後，他被新的國家徵召到廣州，妓女們用他聽懂和聽不懂的三種語言呼喚著：「要女人嗎？需要女人

嗎？」他忽然又想起港口的談話，還有工程師的信仰，他要等到孫輩出生後才知道，當初工程師搭乘的船隻，在臺灣海峽被魚雷擊中，船上兩千多人，只有一人獲救。獲救那人是船上的大廚，因為曾至法國習藝，會做道地法國料理才被收留。

他總覺得這樣等下去不是辦法，可能會被派往前線。輾轉打聽到過去醫學院的老師在婆羅洲，他請示了指揮部，搭船到雅加達去，再從雅加達轉往泗水，最後搭火車到萬隆的研究所，去為老師做研究。

「神靖丸遺族」有兩個意思：一是像他這樣曾搭乘過「神靖丸」，最後平安回到島上的人；二是「神靖丸」上死於非命的醫師們的家屬。他第一次聽到這個詞，是在所謂「遺族」的聚會上，一名同僚的孩子，為了追尋父親的足跡，不斷往返日本及臺灣查找資料，甚至自己也成為了一名醫師。

他的謊言是懦弱還是僥倖？搭乘三百多人的「神靖丸」，只有九十五人存活，存活率約百分之二十五，有人因為逃離船艙的意外而致終身殘疾，有一對兄弟檔，哥哥逃生，弟弟卻隨船沉沒。他一一看著所有人的臉，不知道怎麼面對那些確實歷經劫難的人，還有他們留下的孩子——也長成成年人了。他自己忝為「遺族」之一，依然定期收到邀請，前往參加聚會，鄭醫師是「遺族」的代表，比他兒子大一些，對父親幾乎沒有印象，但還是執拗地將所有人都找了過來，聽到一點點關於父親的訊息就欣喜若

狂。

他細細看著這個壯年男子，方額，細眉，好脾氣的圓眼，和他父親幾乎一模一樣，告訴鄭醫師，他會高興嗎？會隨之感傷父親的早逝嗎？最終他什麼都沒有說，像看著自己的兒子那樣看著他，儘管他因中途離船而避過死劫，但他的生命已經和這艘船連在一起了。

「遺族」展示著父親的照片，供他們指認這是臺南州的吳醫師，這是新竹州黃醫師……隨著大量太平洋戰爭史料的公開，每次聚會他就知曉更多他不在場的細節：航空母艦上的戰鬥機傾巢而出，「神靖丸」附近環伺的潛艦和被擊沉的護衛艦……只有一件事情一直無人知曉，「神靖丸」原本的任務是什麼？要載著這麼多醫生去哪裡？為什麼不掛赤十字旗？

「遺族」們翻遍了海軍的紀錄，始終找不到解答，但他不敢說出內心暗暗的答案。

在萬隆等待他的是動物實驗。動物檢體的大小不一，從老鼠到牛馬都有，他作為助手，負責將儀器安置在檢體身上，再將檢體送進模擬高空環境的艙室中，艙室啟動，馬達運轉，會逐漸將艙內空氣抽空……隨著模擬高度愈增，實驗危險性越高，而他負責的工作——抓檢體、抽血、測量數值——也會因此變得更危險。於是在一萬一千公尺的高空環境模擬下，老師停止了實驗。

「『神靖丸』從高雄港出發，徵召醫生及醫療助手上船，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，上午九點五十五分，『神靖

丸』在西貢聖雀岬遭美軍魚雷及戰鬥機擊沉……」他總在妻子熟睡的深夜起床坐在診間，重新將此事整理一次，重寫一次，或用其他方法去述說這事，或繁或簡，他總覺得少了什麼，是因為他沒有親臨現場嗎？如果他有可能重回那個災難的現場，他又會怎麼寫？

他記得等待運輸船時，走出房舍就能看見煉油廠的大煙囪，雄偉的煙囪有濃煙在上頭跑著，鼻腔充滿濃重又刺鼻的嗆味，那是船的燒煤味跟煉油廠燒油的汽油味融合成的氣味，不同於家鄉新鮮的土腥味，是城市才有的味道。他返臺後，接受新政府徵召，再度從高雄港出發，他發現煉油廠的煙囪不見了，只剩下土堆，一如他經過的其他地區，只是燒焦的氣味更為濃重，他感到有點失落，偉大如煉油廠都逃不過空襲，只有他做為一個渺小的個人回到了殘破的港區。

「神靖丸」成立了部落格，「遺族」們撰寫對父親的回憶，有人寫道，自從父親死後，母親不准孩子歡笑，也不准家裡出現音樂……有人寫道，與父親的好友在多年後相逢，知道父親是個安靜溫厚的人，也為兩人的情誼深深感動……檔案不斷更新，羅列進來的戰友越來越多，卻通常只是一兩行的死者名冊，或某某醫師的死訊。他不會用電腦，自然不知道「遺族」們在其上互相祝賀新年快樂，或補充了美軍攻擊隊伍可能的猜測，日本方面負責者的生平……他在聚會時靜靜坐著，聽他們談 F6F 攻擊機可能有幾臺，直到孫醫師說起他是如何逃生，大家才哈哈大笑起

來。

「神靖丸」上只有一個木造臨時廁所，敵機來襲時，孫醫師內急，只好硬著頭皮去上廁所，沒想到船身傾覆，將他和廁所一起震入海中，他就抱著那木造物，漂浮到岸邊。

他也有一次這樣的經驗，日本投降後，印尼獨立戰爭隨即展開，他在樹下小便，被同伴趕忙拉走，一枚炸彈落在他剛剛小便的所在。他接在孫醫師後說這件事，自己也笑了。

現在無神，無祖，無天，無地，所有事情都是自由的，他眯眼望著日頭漸漸自屋後升起，在戰爭中他只有兩個選擇是出自他的意願，假若他知道事情的全貌，他還是會這樣選擇嗎？

孫女給他看過「神靖丸」的部落格，節日祝賀與「遺族」們的死訊僅以時間先後排列在一起，他想，現在輪到他了。

派往研究所前，有一段還未和老師取得聯繫的時間，他在婆羅洲泗水的熱帶醫學研究所執勤，那是全東南亞外診、疫苗、出診、預防接種的所在地，但他並不負責什麼工作，日後回想起來，他自嘲地說，「只是在那邊吃飯而已。」

疫苗和藥物極度缺乏，製造速度比不上消耗的，電報雪片般飛來，大約都是哪裡請求奎寧等藥物的訊息，他們分發藥物前往各地港口，卻只得到更多的電報和公文。有

時他不禁會想這些奎寧粉去了哪裡？在中途被擊沉了嗎？他在心中計算了奎寧的總量，浮現了一個荒謬的念頭，若是那些船隻都半途遭難，是不是喝海水也能治療瘧疾？

一萬一千公尺後，實驗繼續進行下去，只是他不去為檢體抽血與測量，只是隨著高度增加，放任這些動物死去。到了一萬五千公尺，無論什麼動物都會立即死去。

西貢司令部轄下，西貢衛生隊發來公文，將動物實驗改為人體實驗，人體實驗的對象是英國、荷蘭俘虜。為此，老師特地帶他去海軍將領專用的餐廳吃飯，他才想起老師也是海軍軍官，只是同時身為醫生，才在研究所任職。老師談著一些無關緊要之事，突然問他，「喂，這件事你要不要幹？」

他盯著老師的臉，皺紋像用短刀刻在臉上，一痕一痕，他站起來，敬禮，「報告，不幹。我是醫生，不是殺手。」

老師只要求他配合一件事：裝病。看完公文不久，老師昏倒了，清醒後，要求接受從肺部 X 光到抽血等一連串檢查。他幫著老師婉謝司令部的致電，只說一切計畫等得知檢查結果再說——大概得要一到兩星期的時間，而這時間夠老師想出新的方法拖延。

檢查報告還沒出爐，日本就因廣島長崎遭原子彈轟炸而投降。那是他第一次感謝醫學有其極限，若檢查結果在一天內可知，那他和老師都逃不過人體實驗的命運。

這些話他從沒有對人說過，當時他是個孩子，剛從研究所畢業，二十三四歲，戰後幫著把資料銷毀，他問老師：

「不可惜嗎？」

一片火光中，老師沒有回答。

日後，他下火車，走在高雄城區轟炸後的廢墟間，許多人收拾著要重建，他怔了一下，彷彿聽見燒夷彈刮玻璃一樣的聲音，看見大火熊熊燃燒，他彷彿聽見有人在尖叫，他想，高雄被炸成這樣，死了多少人呢？這個問題無解，他慶幸直到戰爭結束，他真正見過的光火，也就是老師一點一點把資料送進火堆。其實只差一點點，這些送進火中，變成灰燼的紙張，也會背上無數的人命。他是僥倖逃過的，只差一點，他救人的手就要再也洗不乾淨。那些紙張穩定、安靜地燃燒著，他和老師就這樣看了一整天。

投降後，研究所的人搭乘飛機離開，他想像他們從飛機上俯瞰整個研究所，綠意盎然的原始叢林……他則搭火車回到泗水的部隊，搭乘貨船到戰俘營去。貨船本來載油，窄仄的船艙熱得像烤箱，沒有扇子也沒有窗戶，汗水和機油的味道充滿鼻腔，人們幾乎是疊在一起睡覺的。他熱得受不了，翻來覆去沒有睡著過，幾乎每夜都上甲板看看南十字星，沒有月亮的晚上，海很平靜，倒映著整片星空，像整艘船行駛在銀河。

部落格也有南十字星的敘述，孫女說，不知道是哪個醫生和他們提的，附上精美插圖。終戰周年，孫女打開電腦，為他播了一首「化作千風」，鄭醫師偶然在教會會報找到另一位遺族的敘述，又輾轉與她本人聯繫，這位遺族是一位婦產科醫師，他們相約在美西見面。大部分的遺族

都移居國外了嗎？他問孫女，孫女搔搔頭，似乎是這樣。

戰俘營很熱鬧，組織了臺灣人同鄉會，不用勞動，每天都有配給的食物，用裝餅乾的鐵桶做鍋子，克難地做飯，也種一些地瓜，採收地瓜葉來吃。每周一次，配發每人一罐牛肉罐頭，他後來在臺灣還有再吃到過，裡面有筍絲，那是當時吃起來最香的食物了。煮食時，總有人會說自己差點被土人放進鼎裡煮的趣聞，又或者去在附近的田地裡發現肥碩的田鼠，一群人歡天喜地地烤來吃。圍坐吃著配發的餅乾，他後來再也沒吃過那樣的餅乾了，吃了總是口乾舌燥的，細嚼起來卻有麵粉的麥香。

一天，有人忽然發起燒來發高燒，畏寒，覺得疲倦、倦怠。他看那人黃色的臉就就知道，是瘧疾，他用不太熟稔的英文向意思意思看守著他們的士兵請求藥物，士兵假裝沒有聽到，他提高音量，同時補了一句：「這是違反國際法的。」士兵不耐煩地揮揮手，用厭惡地眼神看著他，「日本人。」他氣得用日語和臺語都罵了士兵幾句，士兵聽懂一些，作勢拿槍托打他，他才大聲喊道，「瘧疾在戰俘營蔓延的話，你也會被傳染的。」

「我得向長官報告。」士兵心不甘情不願地說。過了不久，藥物就下來了。康復那人對他千恩萬謝，請他回鄉務必要接受自己的款待，他只搖搖手，奎寧的功勞比他大多了。在戰俘營的生活還算平靜，但他總覺得心裡有個什麼疙瘩，老靜不下來，飯菜好像沒有一開始好吃了。人們在討論故鄉的事，他有些害怕，該不會從臺灣頭到臺灣尾

都被炸得爛糊糊了吧？

他後來聽說了一件關於轟炸的小事，他朋友住在花蓮港，聯軍轟炸時，把儲存糖的倉庫炸毀了，糖全部溶化了，孩子們搶著舀糖漿來喝，他想著那景象，不知是可笑還是悲哀。

返臺時父親已經病重，是肺病，每天被咳嗽折磨，但至少還活著，簡直像是等著他去見最後一面那樣拖磨著，他自婆羅洲帶回自知醫學上並無實效的燕窩，作為給雙親的禮物。返家後幾天，父親便過世了。

送走了父親，他鎮日睡眠，渾渾噩噩地過了幾天，才開始修繕房屋，豎起招牌，開業，補齊不足的診具，買了一臺嶄新的摩托車，去為病患看診。更老一點，他開始每天坐在診間，他堅信自己會坐在那裡，直到老得不能動為止。

他站起來，想到昨天的俳句，又穿過整棟家屋，回到診所，數十年來看診的器具都靜靜放在原位，看診的時間還沒到，現在大家習慣去市區的新診所和大醫院了，他只幫老鄰居注射胰島素，幫跌倒擦傷的孩子包紮傷口，附近的人們有什麼疑難雜症，大多也會先來問他，再去市區就診。

人們得到解答就走開了，他卻還是鎮日坐在診所，思考一個他並不十分明瞭的問題，他追問戰爭的意義，「神靖丸」上的人們因何而死，他又為什麼那次違抗了老師，是因為老師也拿不定主意嗎？他反覆想過幾輪，這個選擇

是對的嗎？他無由問其他人，只對自己的幸運滿懷感激。

「春之河、吞沒神靖丸、水平靜 秋之水魂、歸去親人
身邊」他重讀俳句，聽見船笛鳴響，花香悄悄飄進屋內，日
光照亮他的稿紙，他抬頭看氣窗透出的日光，輕輕閉上眼
睛。

小說組 首獎 〈 辭土 〉 評語 / 鍾文音

這篇小說的「他」是一個從「神靖丸」往事中回顧一生的老人，他是一個倖存者，也是一個時代的見證者，他總是去碼頭看著船隻往來，等候看不見的故舊與故影和故事上岸。這個他，讓我想起馬奎斯筆下經常見到的「老上校」，遺族的心情滲透紙頁。辭土，是臨終之眼。辭土，也是辭海，辭別海洋。

一種個人在集體歷史之外的那種帶著細碎的、一晃而逝，被往事喫咬的傷感，哀傷而詩意，且作者的敘述壓抑而克制，讓哀傷停頓在眺望海洋船隻的凝視上，同時藉著老醫生的孫女寫的部落格，持續招喚歷史亡靈與連結其他的倖存者，這個觀點讓這篇小說有了新的當代感。結尾也結得好，倖存者醫生往後在診所坐鎮，坐到天荒地老，老到不能動為止。小說最後，給了希望的一瞬之光，老人聽見遠方船笛，他從過去走來，閉上眼睛就再也不看世事了，他要歸去親人身邊，加入遺族的行列，回憶使他一死再死，也一活再活，從此辭土別去，他將被格放在傷害之外，歷史再也不會割傷他囚禁在過去的心了。

小說遊走多重時空，卻又能回到原來出發的點，是一篇難得文字雅靜卻又暗藏豐饒，可以讓人淡淡咀嚼的好小說。

